

1984年初版。

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再版。

少年红色经典

烽火少年

邱勋
著



明天出版社

少年红色经典

烽火三少年

邱勋
著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三少年 / 邱勋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5.3

(少年红色经典)

ISBN 7-5332-4779-5

I. 烽... II. 邱... III. 儿童文学—革命故事—中国—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2399 号

丛 书 名 少年红色经典

书 名 烽火三少年

作 者 邱勋

责任编辑 孟凡明 孟丽丽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25000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开 本: 147 × 210mm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2-4779-5/I · 1035

定 价: 13.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电话: (0531)2098622



目 录

1	柳泉峪	150	年节
15	第一场霜冻	167	卞桃花献计
26	小小的“团瓢”	177	愤怒的剪刀
44	夜半枪声	186	毒辣的“竭泽取鱼”
54	采药	195	解运途中
71	蛀虫	204	悄然隐退的晨星
83	山洞	219	一杆小马枪
92	夜深沉	229	春到沂蒙
103	半碗水饺	239	尾 声
117	雪花飘飘		
137	官亭年集		



第一章 柳泉峪

沂蒙山有个青石崮，青石崮下有个山庄叫柳泉峪。

全庄百把户人家，稀拉拉地占了多半条山峪。除了地主潘兰田家的青砖大院以外，穷人家大多是黑石蛋砌成的小团瓢。称作“瓢”，自然是很小很小的了，连房顶也不苫草、不挂瓦，铺一层平光光的薄石板。房前屋后，石缝里钻出来酸枣、刺槐和山松棵子，把那一间间低矮的石屋遮住了。

村东石崖下有个山泉，名叫柳泉。说来也怪，碰上雨季，连下七八天大雨，青石崮顶上山洪老牛一样吼着滚下来，干河套里大水几尺深，磨盘大的石头，能一口气冲到十八里以外的官亭镇上。可这山泉，泉水照样不见长、不发浑，清亮清亮的，还跟那小孩子眼睛一样，天上的云朵儿映在水皮上看得清清楚楚。要是碰上旱天，黄土晒得冒烟，石板晒得裂缝，合抱粗的大树晒得软叮当像抽去了筋骨，一根火柴能把满山石头点得着火冒烟。可这山泉，照样一星点儿不见少。人们提上一瓦罐水来，水皮摇晃一下，噗噜噗噜冒几个水泡泡，泉水就又涨到石壁那原来的水印印上，把那墨绿墨绿的青苔罩住了。老人们说，这是青石崮一道地脉，沂河水一支源头。别看泉子不大，可直通到一百二十里外滔滔奔流的沂河。说是泉子里撒条小鱼秧，在它尾巴上扎条红绸带，过它一年半载，小鱼秧就能穿过大山底下的石劈缝游进沂河。可那红绸带，早就化到鱼鳞里去了，那鱼就金翅金鳞，红光闪闪，长得有半截扁担一般粗大，小孩子抱不动了。

不用说，山庄就因为有这个泉子，才起名叫柳泉峪。

这是一九四二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村东头山神庙后面一扇野荆条栅栏

门吱呀一声，走出一个中年汉子来。这人名叫石太平，是个庄稼汉，手艺人，还算个半拉子庄户医生。女人前年没了，跟前剩个十一岁的儿子留孩。他起早挂晚，门里门外，小小的柴门院收拾得特别刮净，几亩山沟地侍弄得格外熨帖。遇上阴天下雨，一双手也闲不住，不是编筐织篓，就是从光崖上扛回几块大青石，大的做成拐煎饼的小磨，小的鑿成一嘟噜一嘟噜的蒜白子，拼上牛力挑到官亭镇十字大街，好歹也能换回几升黑豆来。地里活儿松闲了，他就把块生牛皮护到小腿和脚背上，提个小镢头，一个人进深山野岭去刨中药。山里人看他识得药性，遇上扭筋伤骨、蛇咬虫叮，就到门上求他治病。他是个透灵人，给病人捏捏攘攘、问问看看，几味草药下去，却也常常药到病除。这一来，名声顺着草皮飞，这汉子变成山沟里的庄户圣人了。现在，石太平披件旧布衫，腰缠一条青布围腰，肩上扛着镢头和扁担，朝村外走去。留孩提个小瓦罐走在身后。这孩子喜眉俊眼，脑门上留着一撮毛儿盖。他口里含个叶片片，一面走，一面学着鸟叫。逗得一群山雀从对面山梁上扑过来，又吱吱喳喳叫着朝老林里飞去了。

突然听到峪底传来一声小孩子的喊叫：“不投降？好小子，你等着！”

留孩抬头望去，认出那是二叔家的弟弟石头。小家伙一手掐腰，一手提把短把镰刀，点划着面前一片野树棵子，正在训话。留孩来到跟前，他也没有发现。

“老实站好！”石头朝一丛刺蓬棵吼道，“你是东洋鬼子，跑到咱柳泉峪干什么？看刀！”他猛一挥手，雪片似的镰刀在半空里一闪，刺蓬棵早齐崭崭拦腰截断，残枝败叶滚到了脚下。“还有你，一条汉奸走狗！”小家伙又指向一棵野酸枣，“你还敢牵驴吗？还敢抓鸡吗？还敢杀人放火吗？什么？你要投降……好！饶你一条狗命！”可又突然扬起镰刀，“不行！得留下你一只走狗耳朵！”说着，猛一挥手把它一条枝杈砍了下来。

突然，他尖叫一声，飞身冲上崖坡，指着一棵藏在乱石后面的歪脖臭椿，喊道：

“好，潘彪！藏到兔子窝里也得把你抓出来……怎么？你要投降？投降

也不行！八路军宽待俘虏，可就不能宽待你潘彪！”

只见石头把镰刀抡得上下翻飞，呼呼山响，如同疾风扫落叶一般，乒乓二十五，早把臭椿棵子劈了个一塌糊涂。然后，又咬着牙根搬起一块斗大的石头，把残存在土里的树茬子，砸了个稀巴烂乎。

“嘻嘻！”留孩笑了。

石头发现了留孩，问道：

“留孩哥，你上哪？”

“上笨篱坪去刨地瓜！你哪？”

“打柴嘛！”石头说，“咱姐上虎头崖了，叫我在这里砍点树枝子！”

留孩不由得睁大了眼睛：“冬梅姐上虎头崖了？”

“嗯哪！”石头点点头说，“那里有半人高的野荆条子！”

留孩摇摇头，说：“她好大胆，那里有狼呢——撒谎我变个小！有一回我亲眼看到七只狼，头里一条大家伙，像个队长，后面的排成一行走着。大狼呜地叫一声，七条狼就一齐站住了——你知道，那是它喊口令呢！”

石头眨巴一下眼皮说：

“不怕，咱姐那把柴刀，磨得可快啦！不用说狼，潘彪的头也能剁下来！”

留孩向前凑近一步：“听见了没？前儿过响虎头崖上开火啦！”

石头点点头：“听见啦，枪子儿唧溜唧溜的。”

“冬梅姐回来，告诉她不要再去啦！”留孩大人似的说，“再碰上开火，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正说着，突然从前面山上传来石太平的喊声：“留——孩！”

留孩抬头一看，爹已转过山口，就离开石头，急急追了上去。

“我也帮你去刨地瓜！”石头随后跟了上来。

不一会，两个孩子越过沟壑崖坡，穿过树丛草棵，气喘吁吁来到石太平面前。

石太平望望石头说：“把你砍的那树棵子捆起来，背着回家吧！”

石头瞪起一双黑眼珠，骨碌骨碌望着大伯，不说话。

“你在这里咋咋呼呼干什么？”石太平四处瞄瞄，压着嗓子生气地说，“人家躲还躲不迭呢，你倒是故意扯旗放炮、招风惹草，在头上贴个帖儿！要叫潘彪听见，那还了得！那家伙没缝都下蛆，正支起鼻子满山嗅呢！”

石头一声不响。

“你冬梅姐也是，怎么不知道管着你些儿！”石太平叹口气，轻声说，“这两天风声挺紧，告诉你姐，没有事少出门！快回家吧！”

石太平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留孩俯在石头耳朵上说：“回去吧！等我给你做杆真枪，能打洋火的！”

“真？”

“真！用核桃木做枪托，子弹壳做枪筒！”

“你有子弹壳吗？”

“碰上好运气，兴许能弄到一个……”

石头这才点点头，笑了。他站在山路旁边，一只赤脚搓着另一只赤脚上的泥巴，眼巴巴望着大伯和留孩朝箬篱坪越走越远了。

原来这柳泉峪一带是个边缘区，国民党土顽头子汪洪元占着这块地盘。向南十八里翻过九顶山就是咱八路军的根据地，向东十八里的官亭镇上安着鬼子据点。鬼子汉奸三六九地进山“清乡”，到处杀人放火，牵牛抓鸡。鬼子前脚走了，汪洪元那些歪带帽子斜楞眼、提溜着一根根弯弯木头的灰皮子，又瞅个冷子溜进村来，拿着二指宽窄，盖着“汪司令”大印的催粮条子，敲骨吸髓，剥皮抽筋，逼着庄稼人慰劳他们这些“抗日将士”。可听到十八里以外鬼子据点里打个喷嚏，他们早就穿上兔子鞋，没影了。

今年一割倒秋庄稼，敌人就开始“扫荡”。日寇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凑集了几个师团、几个混成旅，加上当地的伪军，共五万余人，扬言要打进南沂蒙根据地，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战。“扫荡”由平原转向山区，由边沿深入腹地，号称“铁筒包围阵”。沿着官亭镇进山的大路，鬼子黄乎乎一片，蝗

虫一样压进山来。国民党杂牌土顽整批整批投了日本，换上二鬼子服装进山“扫荡”去了。潘兰田的儿子潘彪原是汪洪元手下一个副官，也撕下“抗日救国”的旗号，当了官亭镇汉奸队中队长。青石岗下几条山峪里三十六个大小村庄，也都纷纷成立了新民会、维持会，建立了日伪政权。潘家的帐房先生潘白眼，原是柳泉峪的伪保长，如今换了名号，变成日伪村长兼维持会长了。

最遭罪的自然还是庄稼人。牛被拉走，粮被抢光，有的连房子也被一把火烧个秃溜平。连石太平这样的干活迷，过了霜降啦，笨篱坪那二分地瓜，也还没有心思去刨回来。

山里的深秋，早晨已是冷飕飕的了。石太平爷儿俩在山路上走着，一个人也没有碰到。“留孩，”石太平小声说，“这几天潘彪不断带了便衣回庄转悠，你得长点眼色，别有事没事跟石头在一起玩了！”

留孩说：“怕他哩！等八路军过来，头一个先宰了他！”

“就你本事大！”石太平火刺刺地说。

留孩不吱声了。爷俩走了一阵，留孩又问：“爹，人家都说俺二叔当了八路军，是真的吧？”

“谁说的？”石太平立楞起眼睛。

“街上都说呢！”

“别听他们嚼舌根子——你二叔是下了关东，在关东山伐木头！”

留孩眨巴一下聪明的眼睛，又说：“那你为啥不叫我跟石头玩啊？怕什么呢？”

庄户医生让儿子一句话顶得回不过嘴来，就叹口气：“小小孩儿家，别管这些了！快走，刨地瓜去！”

两人沉默着走了一阵，留孩又说：

“昨天过晌金库说，他爹还要带着汉奸队来搜山，山里藏了个八路军的伤号呢！”

“什么？”

“金库说的，说那伤号是个女八路……”

这金库是潘彪的宝贝儿子，人不大，却跟他爹学了一肚子两肋巴坏水。石太平不等儿子说完，早气得满脸通红，赶上一步，叉开五指，朝留孩脸上打了一巴掌，一边骂道：

“单打你这个没有耳性的东西！好鞋不踏臭屎，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偏偏跟这个东西在一起搅和？”

留孩脸上被打得火燎燎的，哭着说：

“谁跟他一块儿玩啦！我在棘子地里逮蝈蝈，听他在路上跟别人吹呼，我隔他半趟子地呢！”

庄户医生这才明白，是自己一时性急，错怪留孩了。但这位老子并没有向儿子认错的习惯，又听他说：

“没在一块儿玩就好！这一家子，老辈里没长一根顺溜筋骨，肚里藏着巴豆蒺藜，死了狗都不吃！以后记着，隔他远远的，听也不要听他放的什么狗屁，别叫他熏臭了耳朵！”

儿子不服气地轻声嘟囔着。

又走了一阵，石太平突然又问：

“他没说抓没抓到那个八路军啊？”

“不知道！”留孩气哼哼地。

“没说那伤号在哪道山梁上啊？”

“不知道！”留孩头也不抬。

石太平知道儿子还有气，就自言自语地说：“想得倒好！八路军自凡来，能等着他抓啊？前天在虎头崖打了半过晌，汉奸队临走摘了好几副门板抬死尸！要有八路伤号，他当时不抓，留到现在啊？这些东西，净是吹牛扯谎，给自己壮胆儿！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用说真牌八路军，就说你们陈老师那个八路嫌疑，潘彪带着一个班的人马，支上那机关枪，抓着啦？哼……”

猛一抬头，来到箴篱坪了！

山梁上，随着山势开出一小块地，活像一把箴篱。箴篱把上，箴篱头

上，石板空里培起几条土埂，栽着几百墩地瓜。瓜蔓见了霜，焦黑焦黑，瘦筋巴巴；瓜叶脱落下来，刮得满处都是。石太平连个地头烟也没吸，就动手刨了起来。

日头一杆子高的时候，爷儿俩已刨了一半。石太平停下来，找个背风的地方，掏出火镰火石打着火，点起一把野草，烤了烤带来的煎饼，啃一口大葱，嘴对着小瓦罐喝一口已经冰凉的高粱糊糊，爷儿俩吃起早饭来。

“蛐蛐蛐……”突然，从不远一个秫秸丛那里，传来一阵蛐蛐的叫声。

这是一只油绿的嫩蛐蛐，背上的小翅一闪一闪，像两片翠绿的镜片。不用说，留孩立即给蛐蛐的叫声弄得心里痒抓抓的，只见他扔下煎饼，蹑手蹑脚地奔了过去。

等他赶到跟前，那蛐蛐忽然后腿一蹬，钻进秫秸缝，逃走了。

留孩当然不能放过它。他拉开一捆秫秸，立即钻了进去。

十几捆秫秸搭成这个秫秸丛，中间的空地有半间房那么大，平展展地铺着一堆干草，仿佛是哪个放牛的孩子曾在这里睡过午觉一样。而且，真想不到留孩有这样的好运气：只见草堆旁边竟然大模大样地躺着两枚闪闪发光的子弹壳！

留孩惊喜地欢叫一声，仿佛怕它会突然施出魔法钻进地里逃走一样，连忙扑过去把它抢了过来。

那是什么鲜红的东西突然在草丛里一闪？是一片片飘落的花瓣吗？是一枚枚红透的山枣吗？是一簇簇爆开的火花吗？是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吗？

“血！”留孩惊叫一声。

透明的、灿烂的、撒在山草丛中的血迹！鲜红的、闪亮的、没有完全凝固的血迹！刚从温暖的肢体里滴下来，仿佛还散发着阵阵热气的斑斑血迹！留孩胸口扑扑跳，头一阵眩晕，突然害怕起来。他再也顾不上什么蛐蛐，像头小牛犊一样拱开秫秸，急忙逃走了。

停一会，石太平慌里慌张跟儿子一起跑了过来。

他朝地上的山草梭了一眼，脸上突然青一阵，白一阵，脑门上大滴大

滴流下汗珠来。他手忙脚乱地把山草乱翻一阵，仿佛不经心一样把血迹全部盖了起来。然后，才吁口气，回头向留孩说：

“拿出来！”

“什么？”

“子弹壳！”

留孩只好迟疑地交出来一枚。

“没有了么？”

“没有了！”

石太平伸出坚硬的手指，挖个土坑，把弹壳埋进土里，然后又向儿子说：

“别大惊小怪，这里什么事也没有！要是有人问，你就说什么也没看见。懂吗？”

“懂！”

“还有，更不能告诉冬梅，明白吗？”

“明白！”

“记下了？”

“记下了！”

“你要露出一点头，小心我揭你的皮！”石太平压低了嗓子，喘着粗气说。

说完，他急急忙忙回到地瓜地里，把刨出的地瓜装进筐里，朝儿子说：“头里走，咱回家啦！”

“不刨了吗？”

“不刨了！”石太平说。停停，又补上一句：“它还长！”

留孩奇怪地瞪大了眼睛：“蔓子都让霜打焦啦，还长……它不怕冷吗？”

“不怕，越冷它越长！”

留孩望望父亲严峻的脸色，不敢再说什么，提着瓦罐扛起镢头头前走

了。石太平又磨蹭了一阵，望望四处没人，悄悄把剩下的几张煎饼拿出来，扔进秫秸丛旁边的草棵里。然后，挑起担子，刀捅着屁股一般，急忙火促地赶回村里去了。

石头背着半座小山般的一捆山柴回来，爬过石拉子岭，就听到柳泉那清亮清亮的声音了。泉水从墨绿墨绿的柳泉里流出来，跌落到圆润、洁净的鹅卵石上，叮咚叮咚，永远是那么悠扬和谐，不急不躁，像一只巧手在抚弄着琴弦，弹奏着一支年代久远而又永远新鲜的乐曲。泉水在山峪里冲成一道溪流，拥拥挤挤，欢欢乐乐，摇动着水草，鼓荡着岸边杂树的根须，逗弄着小虾小鱼，把它那永不疲倦的歌声，撒进四处连绵不尽的山野里，和松林那回应千山的涛声，高空那奔涌万里的气浪，融到一起，分也分不开了。

泉边青石上坐着一个小闺女，那是姐姐冬梅。

她身边放着用葛藤捆起的一小捆山柴，裤脚让葛针挂开了几道口子，正俯下身子捧起一捧泉水，大口大口地喝着。又撩起一捧泉水擦一把脸，水花像露珠一样沾到乌黑的发辫上。“姐姐，你砍了这么一点儿啊？”石头跑过来，把背上的山柴扔下，奇怪地瞟一眼姐姐身边那一小捆柴草，扁扁嘴，说：“看你，上虎头崖子，上虎头崖子！”

冬梅站起来，笑着说：“你砍的可真不老少！”说着，弯腰去背石头那一大捆山柴，“精湿精湿，沉着哩，我背吧！”

“不用！”石头把自己那捆柴抢到肩上，骨碌一下眼睛笑笑，“进庄了，我背这么一小捆，叫人家笑话我啊！”说着，头前走了。

冬梅把柴刀穿进葛藤扣里，背起自己那一小捆，跟着走回家来。

家里只有个七十岁的奶奶。她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是那么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地蹲在炕角，用枯瘦的手指摸摸索索地捻着棉线，纺锤子在怀里悠悠转动着。她听到动静，睁了睁那白惨惨的眼窝，抬起头来说：“回来啦？锅底下灰窝里有煨着的地瓜……”

石头用灰箢子掏掏锅底，真有两块烤得稀软的地瓜滚了出来。剥开那

焦脆的皮皮，焦黄的、喷香的、透明放亮的地瓜瓢儿，别提有多么香甜可口啦！

“石头！”墙外传来留孩的喊声。

石头一手拿着地瓜，溜了出去。

两个孩子拐过胡同口，不管葛针蒺藜，钻进村外那密密丛丛的树棵子里去了。

“看看，晃眼吧？”留孩的小手在石头面前一闪，掌心里露出一枚黄澄澄的子弹壳来。

“嘿！”石头连忙把它捧到手心里。

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来说，大概很难有比这更珍贵的礼物了。石头和留孩立即什么都忘了，蹲在树棵子里开起“兵工厂”，做起小手枪来。

留孩削好一块核桃木树杈，做成枪身。又在枪上挖好槽沟，做好安放火柴头引信的机关。弹壳屁股上早钻好一个小洞，这样，扣动扳机，叭一声响，火星钻进弹壳做成的枪膛，引着里面的火药，就会冒出一阵火花，打出一片砂子来。

但是需要一截坚硬的粗铁丝来做扳机。

贫苦偏僻的老山凹里，到哪里去找一截宝贝铁丝呢？潘家东跨院里倒拴着一根长长的粗铁丝，从出厦的檐头一直扯到院子中心的黄杨树上，上面晒着那些整年藏在红木箱柜里的绸缎衣服。截下一段保准非常合适。可那个青砖院落两条黄狗把住大门，谁敢进去呀！

没法，让亲爱的小手枪暂时没有扳机吧！石头把没有扳机的手枪举起来，瞄准潘家的黑漆大门，食指做出一个假想的，扣动扳机的动作，嘴里喊着：

“叭！”就像有什么魔法一样，半空中真个叭勾一声响了一枪。群山应和着、传播着这凄厉的声音，回声在山峪里久久滚动。两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呆了。

“鬼子来了！”村口传来一阵惊慌的喊叫声。

山村里鸡飞狗咬，滚过一片慌乱。男人们牵着毛驴，匆匆朝山峪里奔去。闺女们急急忙忙拆开头发，梳成发髻，在簪子窝里抹一把灰，漫到脸上，藏进野树棵子里。走不动的老奶奶，就急忙把鸡堵进窝，一面说：“哑没悄悄在里面呆着吧，再叫唤那些汉奸狗子们就来吃你啦！”然后关上大门，再顶上一根枣木磨棍。只有潘家的青砖大院纹丝不动，金库蹲在高门台上，像过节看光景一样望着响枪的虎头崖子，嘴里嘟噜着：“听听，大盖大盖！听听，机枪机枪！”

留孩和石头跟斗把式地跑回家来，把栅栏门子紧紧关上。

冬梅没有钻进柴垛里，也没有躲进树棵里。她倚在黑石蛋垒成的院墙上，眼望着虎头崖，咬住薄薄的嘴唇，脸色惨白惨白。每响过一阵枪，她身子都微微颤动一下。仿佛响枪的地方不是两道山梁以外的虎头崖，子弹射中的不是那一排圈羊的石围子，而是摇曳着火红的流光向她心口扫过来了。

“好险啊，姐姐！”石头说，“多亏你提早一步回来了！”

冬梅定定地望着虎头崖，不说话。

“邪门！虎头崖前天开了火，今天鬼子又来转悠。”留孩朝冬梅扫一眼，“满山柴禾有的是，可别再去啦！”

冬梅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虎头崖，还是不说话。

一直闹腾到日头平西，枪声才逐渐稀落下来。就像刮过一阵黑风，扔下一阵冰雹，敌人越过虎头崖，顺着山坡朝西山峪滚过去了。

正常的生活脉搏逐渐又回到了这个慌乱的山村。人们陆续走回村来，街上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虎头崖那石头不知是哪辈子的冤孽，天天遭劫呢！”一个老汉说。

“狗们闻出腥味来了！”另一个老汉悄声回答，“听说是去找一个八路军的伤号……”

隔着院墙，突然听到冬梅的声音：“三大爷，没听说找到了没有啊？”

两个老汉头也没抬，照直朝前走：“咳，谁说得准啊，哪个也没去看

看……”

冬梅无声地吁口气，回到家里。

炕角，纺锤子悠悠转动着。传来了奶奶的声音：“走了吗？”

“死进西山了。”

“你在街上，没听着陈老师的准信儿？”

“别说了，奶奶！”冬梅连忙抬起一只手，压到剧烈起伏的胸口上。

停了一阵，奶奶又说：“天不早了，做饭吧！”

屋里静下来了。火舌在灶膛里跳动着，团瓢顶上冒起了淡淡的炊烟。

炕角，纺锤子悠悠转动着。

突然，奶奶大声咳嗽起来，一面说：“冬梅，屋里怎么这么些烟？”

蹲在锅前面的冬梅，这才仿佛从梦里惊醒过来。只见锅盖边沿上冒出一股烟雾，满屋是生烟味。她忙打开锅盖一看：锅里原来忘了添水！

“孩子，你今几个怎么啦？”奶奶咳嗽着说。

冬梅跳起来，连忙抓起水瓢，到门外水缸里舀水。她舀了满满一瓢水，刚刚直起腰来，冷丁，从柴垛后面传来了留孩和石头的声音。

立刻，她像让钉子钉住了一样，一动不动了。她就那么手里端着满满一瓢水，身子探到水缸上，听完了留孩和石头以下一段对话——

首先传来的是留孩的声音：“……俺爹埋的那枚子弹壳，可别让别的孩子拣了去！明儿早晨咱们再去挖来……”

接着是石头的声音：“那个秫秸丛里说不定藏着老多子弹壳呢！咱得仔细找找！”

留孩又说：“一个人把它藏在那里的。那人在里面睡过觉，铺着一堆干草！”

“准是他睡懵懂了，把子弹壳忘啦！”石头说，“那人真傻，这么好的宝器给丢了……咱谁也别告诉，弄回来一人一个！”

“这事谁也不知道！”留孩说，“就俺爹看见啦！爹说，跟谁也不准讲，就说这秫秸丛里什么也没看见！”

“为什么？”

“草上有血！”

“血？”

“爹也真怪，”留孩又说，“他给人家治伤，出老多血也不怕！可这回啊，他脸都白了，地瓜也不刨了，挑起扁担就回了家……”

……

像所有十来岁的娃娃一样，这一双小哥儿的生活天地里，也有他们自己的“秘密”。这些“秘密”的重要意义，自然比不上近卫下台、东条组阁，比不上珍珠港日本人的飞机朝美国人的军舰扔炸弹，更比不上汪精卫派出秘密特使跟日本大臣偷偷商讨投降条款。但在他们自己，却被认为是头等大事。因而目前这两枚小小的子弹壳的“秘密”，就把世界上纷纭复杂的万事万物，统统挤到他们的小脑壳以外去了。

冬梅只比他们大几岁，但是，她的精神世界早离开这些孩子气的事情十分遥远了。爹被潘家逼走，娘被潘家害死，十四岁的贫农女儿，瘦瘦的肩膀早就承受了无比沉重的痛苦和灾难。因而，平日她并没有闲情去听弟弟们那些鸡一阵猫一阵的谈话。但是，也许是由于她精神高度集中，也许是由于留孩讲的某些字眼有力地撼动了她绷紧的神经——她就那么手里端着满满一瓢水，一字不漏地听完了他们的谈话。

一股热血从冬梅脑门上簌簌跳动起来，她压一下气，走过来说：

“留孩，你跟俺大爷今儿早晨到篱笆坪刨地瓜，看到什么啦？”

“看到的東西可多啦！”留孩眨巴一下眼皮说，“有山，有树，地瓜蔓，地瓜叶……当然啦，还有地瓜！”

“还有呢？”

“再什么也没有啦！”

“你那子弹壳哪来的啊？”

“什么子弹壳啊？”留孩露出孩子式的狡黠，笑着转过身子，藏起左面一只口袋。